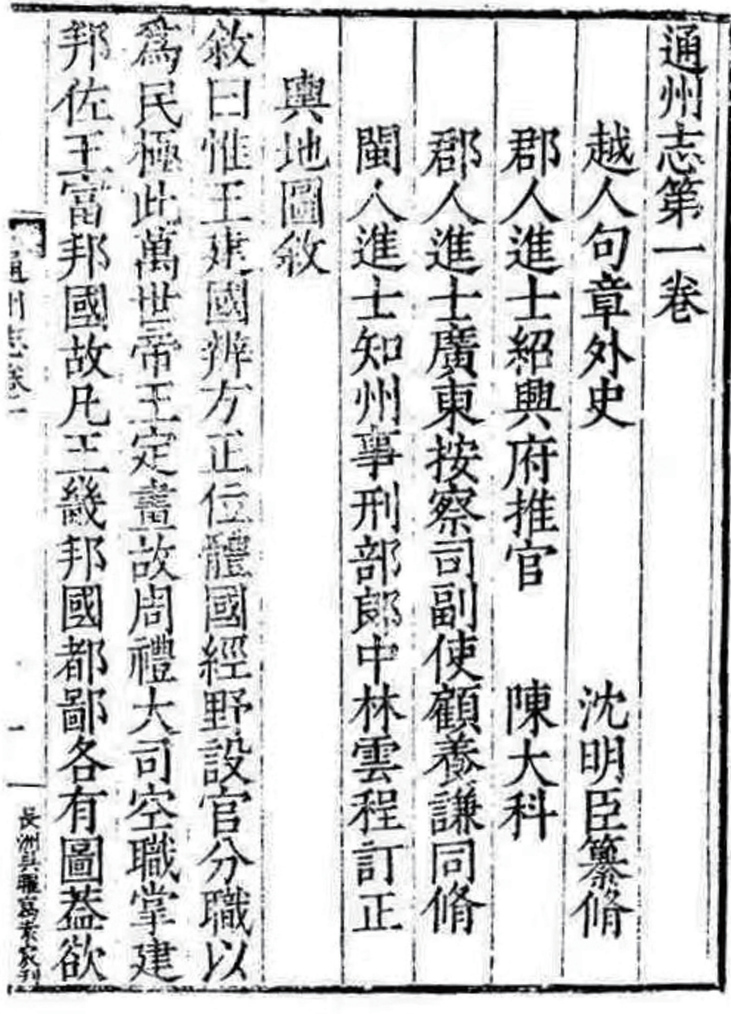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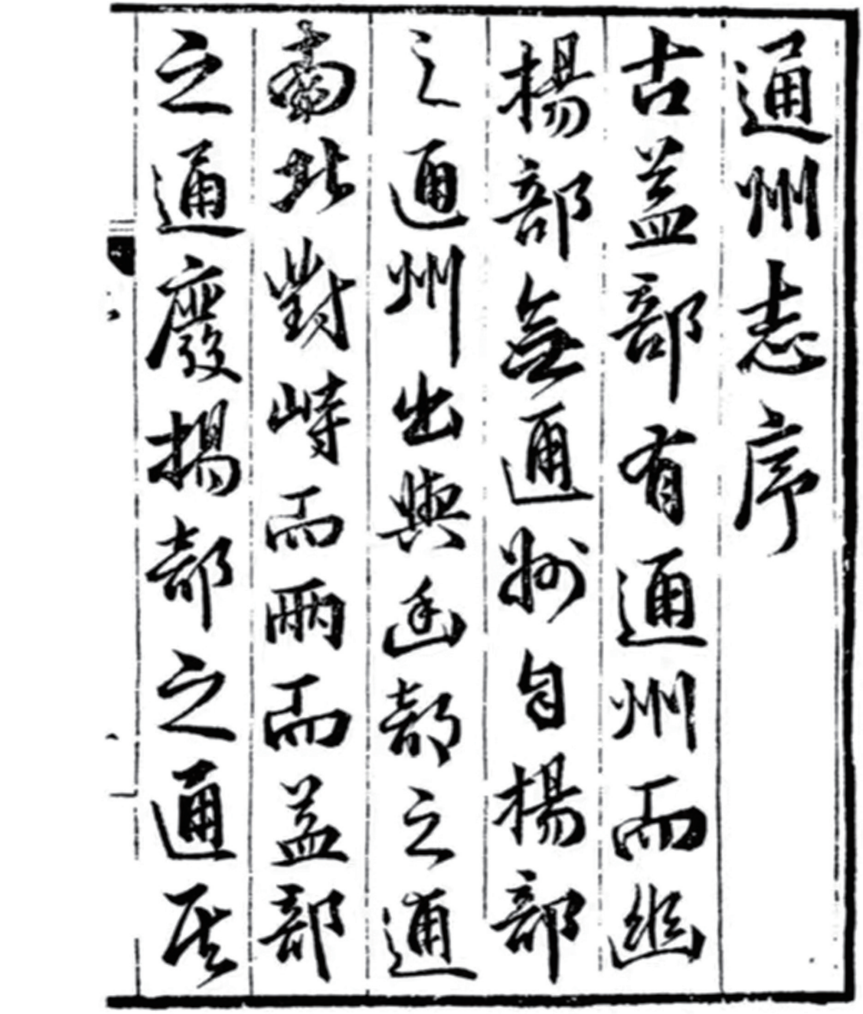


历史人物

沈明臣一生名士做派，不管出门还是会客，一年到头总是穿着各式各样的红衣，人称绯衣公。想当年，这一抹红色在江海大地飘忽游走，低吟浅唱。他的到来，让通州多了一份江南的雅致，给将来打开了一扇朝南的窗，为泛灰的历史着上了一层绚丽的颜色。

沈明臣与南通州

□徐继康



《万历通州志》书影

万历三年（1575），福建人林云程由南京刑部郎中调任南通州知州，自到任以来，风调雨顺，政修人和，一切都顺顺当当。一次在翻看图书时，林知州突然感慨了一句“志其可以已也”。虽然离上一次修志还不到二十年，但盛世修志，功在千秋，恰好绍兴府推官陈大科、广东按察使副使顾养谦都休养在籍，他俩进士出身，正好襄助修志。但他们是州人，“得无有所避乎？”——为了避嫌，不可由他们领衔。那怎么办？就在此时，陈大科与顾养谦来找林知州：“志非沈嘉则不可！”

这位沈嘉则，可不是一般人，他大名沈明臣，浙江鄞县人，号句章山人。虽然是个诸生，但为人极聪慧，性好纵酒斗诗，语多慷慨。嘉靖间被浙江总督胡宗宪聘为幕僚，掌书记职，为抗击倭寇出谋划策。胡宗宪对他很是赏识，尝刻其《铙歌》十章于烂柯山，并大赞“何物沈生，雄快乃尔”。后来胡宗宪被捕系狱死，幕客星散，唯独沈明臣走哭墓下。沈明臣与徐渭为至交好友，两人性情相投，诗文互赠，徐渭下狱后，也曾到狱中去看望过他。其后沈山人流落江湖，交接四方名士，放浪诗酒，不仅成为四明的诗坛耆宿，还与王叔承、王稚登同被称为万历年间的三大“布衣诗人”。

别看年近六十，这沈明臣果然了得，差不多一年时间，就把《通州志》修成了，而且修得极好，得到时人的高度认可，文坛盟主王世贞还为之写了序，认为“不虚美，不隐恶”，有《史记》风骨。乾隆时期的《四库全书》馆臣称许这部《通州志》充分利用了图表，“其秩官、科第诸门，皆括之以表，于例颇善”。就是几百年后的今人，一说起这部志书来，也是赞不绝口，认为是研究清代之前南通史最为重要的资料。

虽然在通州的时间并不长，但沈明臣在这里交结了许多朋友，并与不少人保持了终身的友情。其中最要好的，当数与他一起修志的顾养谦与陈大科。

钱谦益尝言“万历中海内缙绅称倜傥雄骏者，以益卿为首”，他所说的益卿，就是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）的进士顾养谦。他极为豪迈，虽小沈明臣十九

岁，但两人性格相近，所以一见倾心。沈明臣曾在顾养谦兄长顾晋卿席上听说了他南越大捷的故事后，兴奋地写下“谁道虎头非将种，请缨元只是书生”的诗句。在陈大震召集天宁寺的宴席上，他与顾养谦、陈大科痛饮至深夜，作歌“风流海内知今少，兄弟元龙及虎头”。顾养谦久客吴兴未返，又有新安之游，沈明臣听说后，喃喃自问“借问仙舟客，何时挂北帆”，煞是望眼欲穿。顾养谦自万历二年从岭南被暗算罢官归来后居于里中，一直到万历六年七月才奉母亲单太淑人之命诣调京师。北上之际，沈明臣作《赋得狼山绝顶大风雨歌送顾益卿按察北上》之长诗，等到顾养谦获得云南按察司金事分巡洱海道兼管澜沧兵备后，又作《送顾益卿观察滇南》，可谓情深意切。万历八年底，顾养谦升迁浙江布政司右参议，沈明臣得知消息后，再赋《送顾益卿参议分守温处》以示祝贺。再后来，顾养谦总督薊辽兼经略朝鲜军务，再出任协理京营戎政、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等要职，一直忙于边务，两人见面极少，但还是相互挂怀，书信往来不断，如在《丰对楼诗选》卷十五中就有《得王承父、陆无从、顾益卿书，因寄怀之》等诗。

陈大科，字思进，号如冈，是刑部左侍郎陈尧之子，隆庆五年（1571）的进士。万历二年陈尧去世，陈大科从绍兴府推官的任上回通州丁父忧。在同纂《通州志》之时，他与沈明臣结下深厚的友谊。陈家有紫薇园，为一代名园，沈明臣时常过往，记有《陈司寇宅观隆庆钱》《过陈司寇紫薇园》《饮通州陈司寇宅以车相迎酒散赋谢》诸诗。时至万历五年底，《通州志》修得差不多了，陈大科也服阙复旧官，继续到绍兴任职，沈明臣作《送陈司理思进赴越州》为之践行。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就在他回到浙东老家不久，陈大科与朝廷御使因公干巡行来到鄞县，特地到沈家来拜访，故人的突然到来，令沈明臣惊诧不已，喜作《绍兴陈使君思进同部使者行县至鄞邑特见过存赋谢》，记录下万历六年冬日里那极为温馨的一幕。第二年春天，沈明臣来到绍兴，在陈大科的衙署里，看到满院的桃花，挥笔写下“君本神仙吏，桃花满署中。故飘尊酒绿，分点客衣红”的诗句。可以推想，此次绍兴之行，沈明臣会带时居绍兴日连巷金氏园

的徐渭一起去拜访陈大科，说不定此前徐渭出狱之事还曾麻烦过陈大科。七年前的隆庆六年（1572），在狱七年的徐渭被保释出狱，而此时的陈大科刚任职绍兴不久，正掌理刑狱。虽然徐渭的诗文中没有记载陈大科，但《徐文长集》卷七有一首《中秋雨集金氏园亭次陈思立》，这位陈思立很有可能就是陈大科的堂兄陈大壮。后来陈大科离开浙江，任职京师，累官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，沈明臣与他联系不断，有《寄陈内言思进》等诗。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），七十九岁的沈明臣在四明去世，时总督两广的陈大科为之校点刻行了《丰对楼诗选》四十三卷，录诗四千四百八十九首。在序文中，他深情回忆了两人的交往，认为沈诗“洞心骇目，忘虑几千百首，并臻其际”，并说“甬东诸骚墨卿递以文章名世，乃独推嘉则执牛耳”，评价相当高。

其实“甬东诸骚墨卿递以文章名世”者，还有一位成就在沈明臣之上的屠隆。沈明臣曾多次向这位小他二十五岁的老乡推介通州陈、陈二君。万历六年七月，屠隆在颍上知县的任上，接到沈明臣寄来的诗四首并《通州志》一部，读之娓娓不能休。他在《与沈嘉则二首》的回信中，津津有味地谈及了他与顾养谦、陈大科交往的印象，说“此两君实品中奇罕”。屠隆与顾、陈的交往，正是出于沈明臣的介绍。后来，屠隆被刑部主事俞显卿以“淫纵”弹劾而削籍东归，而沈明臣“大义”切责，导致两人反目成仇，多年友情成了一团谁也解不开的死疙瘩，倒是他们各自与顾、陈之间的情谊却持续了一生。

屠隆当年在那封信中还说：“海陵之胜，何必狼山，志中林大夫诸诗文，想其人亦必疏朗清旷之士，非之夫，何以能客先生哉！”从中间窥沈明臣对通州印象极佳，大有逢人便说通州好之癖气。的确，除了顾养谦、陈大科外，他在通州交游极广，林云程自不用说，沈明臣多次记及此位通州的最高行政长官，先后有《万历丁丑春后四日为蜡日之先，从林大夫登卿之招，同黄孔昭登海陵郡楼得西字》《十六日雪后，同黄山人孔昭、白将军无咎饮海陵郡楼，奉和林使君登卿作》《从山中先还旅次呈林公》《上元夕雪呈林使君》《和林登卿失鸚鵡三首》《送通州太守林登卿入覲》《再送通侯入覲》《留

别林通州登卿》等诸多之作，还原了这个泉州人在通州的种种活动场景。对于通州其他的名人雅士，沈明臣在《丰对楼诗选》中的记述更是比比皆是。卢子明的食笋馆、顾符卿的露香园、顾明卿的萼绿馆、葛士修的玄州室、陈大震的青阳馆、凌有孚的紫筠堂、凌佩卿的云深馆、凌价卿的环翠亭、潘云卿的芳润园，还有毘卢阁、望江楼、狼山、军山……都留下他的足迹与并肩而来的诗句。通州的任何风吹草动，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，什么凌伯周做了沂州别驾、凌伯宸拜了涿州丞、凌飞阁任了沔阳丞，葛士修病了、潘云卿死了、凌别驾再婚了，虽然时间遮蔽去许多日常的细节，但纯真的友谊从他的诗文中依然可以读取。

沈明臣多次往返于通州，而通州也有不少故人常过江去看他。比如有一年，他住苏州重云寺，卢子明、汤慈明、吴潜斋冒风雨来访，恰好他外出饮酒，吴潜斋始诗一首而去，沈明臣归而怅然，便写一首诗，奉简相邀。又一次，他背后生了巨疮，就在屠隆幸灾乐祸称之为“业报”时，通州的这帮老哥们来了。而让他最感动的，是一年 在刘河口候风待渡，接到军山白无咎将军的信札，说通州一帮文士正忙着写寿文为他祝寿，这使沈明臣感慨万千：“自惭犬马空余齿，敢借夔龙宠秃翁。大海晴澜当媚媵，异乡春色傍人红。”他觉得通州总是春天一样的明媚。

更让人惊喜的是，在《五山耆旧集》中，我们看到了许多通州人对沈明臣的记载，如凌坦、陈大震的《送沈嘉则归四明》，凌飞阁的《送沈嘉则赴哭朱邦宪》，卢子明的《携具过凌上卿宅寻沈嘉则分得逢字》等等。从葛士修的《望鹤园访沈素则》一诗中，得知沈明臣就住在望鹤园。“鸟啼江树净，山霁晚烟和。”景色很是幽深。虽然斯园远在郊外，但来访的人却络绎不绝，谁不想与这位大名鼎鼎的沈山人谈一谈话，说一剑论呢？

沈明臣一生名士做派，不管出门还是会客，一年到头总是穿着各式各样的红衣，人称绯衣公。想当年，这一抹红色在江海大地飘忽游走，低吟浅唱。他的到来，让通州多了一份江南的雅致，给将来打开了一扇朝南的窗，为泛灰的历史着上了一层绚丽的颜色。

河边上。小时候，笔者跟大人上如皋，走到如皋城北门外东首，就能看到如皋的石灰窑建在水绘园（公园）的东北首，石灰窑旁边不远处还有如皋造纸厂。两个厂把如泰河及造纸厂旁的护城河污染得一塌糊涂，河水整天都是黄黄的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，一方面国家压缩基本建设规模，另一方面加大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，城镇周边的石灰窑厂得到有效治理，大多停产关闭。

过去，石灰窑的工人是非常辛苦的，生产均为手工操作，靠人抬肩扛将一筐筐石头从窑体底部抬到十米高的窑顶（七十年代末才有卷扬机输运），手工加料，人工出灰。工人们下班，全身都是灰尘。

史海回眸

韩德溥撰述诚信故事

□苏三

2002年，如皋籍院士韩德馨老人回乡省亲，我去拜见过他。今年，他的传记面世，著者是其哲嗣韩震。书中有此一段，引起我的兴趣：

二伯父韩德溥在三兄弟里承上启下，懂事顾家。他儿时在家乡安定小学读书，勤奋好学之外，一手好字，更深得师长的喜爱。只可惜家里经济条件不好，小学结业后就到邻县东台学徒，心酸地离开学校，早早走上了社会，之后再没有进学校学习的机会。但二伯父的好学上进却未因此中断，他特意转往书局，工作之余，博览群书，以史见长，曾出版过几本书。

如皋韩氏三兄弟，老大韩德培是蜚声中外的法学家，老三韩德馨是名冠京华的地质学家，唯独老二韩德溥，我不甚了了。不过文中所述书局，可能是正中书局。我存有两册正中书局编印的《教与学》期刊，分别是第2卷第8期（1937年2月发行）、第3卷第2期（1937年8月发行）。两刊末了设有固定栏目“教育文化消息”，辑者署名韩德溥。《教与学》时为官方教育期刊，不过从两期“教育文化消息”来看，韩德溥思想左倾。“教育文化消息”分为“国外部分”“国内部分”。国外部分尤为重视苏俄教育现状的推介。第2卷第8期所刊第一条信息正是《苏俄文化建设》，介绍苏俄文化战线取得巨大成绩：拥有学校106000所，学生17000000余名等。同期还刊出《台湾学校废止汉文科》，揭露日本在台湾废除汉语的罪行。第3卷第2期又辑入《苏联教育生活》赞誉苏联政府高薪兴教的政策，在老师平均收入增加两到三倍后，以列宁格勒的一位老师为例，彰显苏联教育生活欣欣向荣的一面。

除去编辑刊物，韩德溥还于正中书局编写过小书。一册是《孝的故事》，1941年4月初版。全书录入10个提倡孝道的故事。此外还有两册，我有购存。一册是《仁爱的故事》，1942年3月初版，1947年9月上海版，1950年12月台湾版。另一册是《信的故事》，1941年6月初版，1942年10月3版简纸本。我的存本失去版权页，不过是土纸本，可知是抗战时期印于重庆的书稿。所谓《信的故事》，不是有关书信，而是专谈诚信。全书录入11则诚信故事，包括《既说出便要实行》《两个为国牺牲的信士》《饿着肚皮过了一夜》《言而有信》《不二价》《终生不再说谎》等等，语言通俗易懂，集趣味性、文学性、故事性于一体，很适合儿童读者的口味。

韩德溥撰述诚信故事，注重全面性。上述故事不乏帝王良相的诚信故事：像周成王捉迷藏失败后，遵守承诺，赏赐弟弟；张良守信，连续数日赶到桥边，获得老人赠书；司马光虚荣地谎称会剥胡桃，受到父亲教导后，一生诚实。书中还有讲述商人不讲价卖好货的故事，又有文人守信的佳话。其中《他是信士一定如期来的》，情节取自《后汉书·独行列传》，讲述东汉时期山阳范式与汝南张劭相约两年后相会的故事。这是一则很有影响的故事，曾经改写录入《搜神记》《喻世明言》，又改编成元杂剧《死生交范鸡鸣裘》，最后还被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改写为《菊花之约》。韩德溥的改写本，也许不及冯梦龙、芥川的那么有名，不过对于传播中国人诚信美德，也很有意义。

这位活跃于正中书局的韩德溥是韩德馨的哥哥吗？我又查阅《韩德培传》，由此确定他的身份。书中记述，韩德溥看见大哥、三弟都以习文为生，便决定弃商从文，前往南京，向大哥求助。韩德培通过熟人关系介绍韩德溥前往正中书局工作。韩德培急忙为弟弟补习英文，韩德溥通过考试，进入正中书局，成为一名练习生。日后，经过不断自学，他不仅编辑《教与学》，而且编写书籍。正中书局有着较深的官方背景，掌控在CC系官员手中。韩德培的如师校友吴俊升与CC系关系密切。《韩德培传》中提及那位帮助韩氏兄弟的熟人会不会就是吴俊升呢？笔者目前所见吴俊升史料未有涉足，只能等待日后考证了。

夏梦母亲为如中老师留影

□彭伟

著名影星夏梦的母亲葛璐茜，曾是海上名媛、“玫瑰小姐”，上海时有“葛璐茜路”。摄影大家林泽苍于《闺秀影集》中推介她说：肄业于清心女校，成绩优良，天真活泼，书楷秀丽，近在家自修。清心女校是上海一所名校，又名清心女中，其史可以追溯到1861年外国人范约翰在沪创办的清心书院。正因清心女校，又爱摄影，葛璐茜才获知如皋中学，并且常于好友林泽苍创办的《中国摄影学会画报》上发表摄影作品。1929年第220期（1929年12月发行）《中国摄影学会画报》第115页上刊出一帧精美小影，旁有文字解读：“卢育宁女士，今夏毕业于清心女校，精英文钢琴，尤工书法，现任如皋中学教职。葛兰茜女士赠。”

葛璐茜本名葛维宗，英文名 Lucy，兰茜、璐茜都是 Lucy 的音译中文名。卢育宁老师是葛璐茜的校友。通英文、弹钢琴、工书法，如皋中学所聘此位女老师很有才华。

可惜《印象如中》《江苏省如皋中学校史》两书中，未有卢老师的任何记述。这大概因为她于如中工作时间较短。1930年10月发行的第706号《图画时报》刊出北洋摄影会荣誉会员余国瑞（曾为康有为摄影）的摄影作品《复旦大学生卢育宁女士》。此时，卢育宁已辞去如中教职，前往复旦求学。

卢育宁老师的玉照数次现身于《中国摄影学会画报》《图画时报》《玲珑画报》（林泽苍为创办人之一）。南浔籍摄影名师刘旭沧（刘承幹小弟）、摄影人岑衡庆也拍摄过她。数张照片中，卢育宁老师有立有坐，有一张还摄于兆丰公园中，不过葛璐茜所摄最美。此照拍摄角度颇为考究，卢老师微微侧头，呈若有所思状，似心存忧郁。她发黑眼明，蛾眉细长，嘴合唇翘，无论五官，还是神态，颇似女星阮玲玉。

征 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**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老建筑、历史人物**等栏目，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



老建筑

石灰历来为建筑墙体的黏合材料，同时亦用于墙体的粉刷，作为保护与装饰之用。民国以前，官宦人家、富商、士绅建房，为讲究墙体的牢固，采用糯米煮成黏液拌和石灰砌墙。一般小康之家用单纯石灰砌造墙体，称之为银灰墙；用柴草灰拌和石灰砌造墙体，称青灰墙；用黏土拌和石灰砌造墙体，称拌土灰墙。贫苦人家住的泥墙草屋，不用砖块，也谈不上需要石灰，只是支（砌）灶的时候用黏土拌和点石灰就可以了。石灰是石灰窑厂烧出的。曾有很长一段时间，石灰要凭计划票购买，一般群众很难买到石灰。

提起石灰窑（厂），我曾到石灰窑帮

生产队窑室买过石灰，家中建房也到石灰窑买过石灰，参加工作后为保险理赔的事到石灰窑查勘理赔过，故对石灰窑有一定了解。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，海安县只有海安、曲塘、李堡三个县属镇有石灰窑。七十年代中后期，沿口、大公、海南等乡陆续建起了石灰窑。八十年代后，角斜、壮志、新生、南屏、雅周等乡镇也分别建起了石灰窑厂。石灰窑的工作原理是利用高温将石灰石等原料进行煅烧反应，从而得到石灰。石灰窑炉体分为下部和上部两个部分，下部是预热区，上部是煅烧区。在石灰窑内，石灰石等原料经过加热后逐渐分解，其中的二氧化碳和其他

早年的石灰窑

□程太和

气体被放出。随着煅烧温度的升高，原料中的碳酸钙分解为氧化钙和二氧化碳。在石灰石的煅烧过程中，温度、石灰石粒度、煅烧时间和烧成度等因素会影响石灰的品质和产量。传统石灰窑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气、废水和固体废弃物，对环境造成污染。但过去人们对此问题普遍不太重视。海安镇的石灰窑就建在海安人民东路的老通扬河边上，人们说，海安是弯弯路、拱拱桥，东街有座石灰窑。曲塘镇的石灰窑建在曲塘西街上。李堡镇的石灰窑建在李堡东街的李堡中学东南首丁堡河边上，因李堡中学师生对石灰窑的污染比较敏感，遭到师生们的一致反对，后来搬到了李堡镇西北首的北凌